

苏轼诗里过春节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刘永加

毫无疑问，苏轼是史上最具情趣的人之一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他都能够乐观地对待，尤其是每逢过春节，他更是充满希望和阳光，以及对百姓的关爱关怀，这从他的诗歌里就能体会到的。

初仕凤翔 东湖喜雨

苏轼最早描写春节生活的诗作，是写于嘉祐年间任凤翔签判时。

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岁末，苏轼在陕西凤翔府任判官，不能回家过年，就写了“岁晚相与馈问，为馈岁；酒食相邀，呼为别岁；至除夜，达旦不寐，为守岁。蜀之风俗如是。余官于岐下，岁暮思归而不可得，故为此三诗以寄子由”，寄给在汴京的弟弟苏辙。在诗题中，诗人介绍了岁晚家乡特有的风俗。其中《别岁》写到：

故人适千里，临别尚迟迟。
人行犹可复，岁行哪可追！
问岁安所之？远在天一涯。
已逐东流水，赴海归无时。
东邻酒初熟，西舍豕亦肥。
且为一日欢，慰此穷年悲。
勿嗟旧岁别，行与新岁辞。
去去勿回顾，还君老与衰。

所谓别岁，是在新年到来之前，邻里、亲戚或是朋友，互相宴请，酒食相邀，辞别旧岁。苏轼的这首早期诗作，在内涵上，显示了他初入仕途的困惑和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，其答案尚属那种青年时代的莫名惆怅。但是这组诗，也体现了苏轼的忧乐情怀和为民办好事的使命情感。

果不其然，在凤翔苏轼留下了显著的政绩，他关注民生，忧民所忧，喜民所喜，正是苏轼最让凤翔人感动的地方。他疏浚了造福后代的东湖。对原址凤翔府，后被迁至东湖的喜雨亭，给予重修。“喜雨”二字的由来，便是一段苏轼亲民爱农的佳话。嘉祐七年春，凤翔久旱不雨，苏轼与太守往太白山求雨，祭祷灵验，天降甘霖，解除大旱。正好，苏轼新修的亭子也刚建成，于是便欣然以“喜雨”命名，并写下著名的《喜雨亭记》。

苏轼在凤翔待了三年，他改革衙前之役、查决囚犯、赈济灾害、修筑东湖、为发展凤翔酒业呼吁奔走，这些都是苏轼为凤翔人民做的实事好事。可以说，凤翔是苏轼政治生涯的起点，初次仕途的历练让苏轼的政治主张开始走向成熟。

常州赈灾 感怀民生

神宗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38岁的苏轼出任杭州通判。这年十月，朝廷让他以转运使的身份前往常州、润州、秀州和苏州赈济饥民。苏轼一路风餐露宿，辗



凤翔东湖



东坡雪堂

转苏州、无锡农村，处理救灾事务，当他来到常州城东郊时，已是除夕之夜了。为了尽快赶往灾情最为严重的润州，同时减轻地方官署负担，且不惊动百姓生活，苏轼就连夜宿营在常州城外京杭大运河的船上。

那年除夕，对于身负重任的苏轼来说，自然非同一般，在船上苏轼盖两层被子，脚还是寒冷，可想而知，受灾的百姓更是深陷水深火热之中，刚洗过头发的他，挠着稀稀的头发，深深地陷入了深思，他在感怀百姓之苦和赈灾任务之重，于是写下了著名的《除夜野宿常州城（外二首）》：

行歌野哭两堪悲，
远火低星渐向微。
病眼不眠非守岁，
乡音无伴苦思归。
重衾脚冷知霜重，
新沐头轻发感稀。
多谢残灯不嫌客，
孤舟一夜许相依。

南来三见岁云徂，

直恐终身走道途。
老去怕看新历日，
退归拟学旧桃符。
烟花已作青春意，
霜雪偏寻病客须。
但把穷愁博长健，
不辞醉后饮屠苏。

这两首诗抒发了苏轼“但把穷愁博长健，不辞最后饮屠苏”的人本情怀，祝愿灾区的人们把穷困换成身体长久健康，到了那时他才能够开怀畅饮，尽情放歌。

密州上路 踏雪留痕

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冬，正在密州任职的苏轼奉诏移知河中府（今山西省永济县）。他冒寒上路，到了除夕夜赶到潍州（今山东潍坊市），因大雪相阻，在石佛寺投宿一夜。第二天是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大年初一，雪过天晴，苏轼带着家眷继续前行。但是到达青州时，又下起了雪。为此，他写下了《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

复作》的诗作，以记此行：

除夜雪相留，元日晴相送。
东风吹宿酒，瘦马兀残梦。
葱晓晓光开，旋转余花弄。
下马成野酌，佳哉谁与共。
须臾晚云合，乱洒无缺空。
鹅毛垂马鬃，自怪骑白凤。
三年东方旱，逃户连欹栋。
老农释耒叹，泪入饥肠痛。
春雪虽云晚，春麦犹可种。
敢怨行役劳，助尔歌饭瓮。

通过这首诗，可以让人们感觉到：年节时分，大雪纷飞，苏轼仍在旅途中。在这新年最重要的节日里，苏轼不是感慨舟车劳顿的辛苦，也不是叹息新年家人无法团聚悲凉寂寞，而是为晚来的雨雪欣喜歌颂，希望瑞雪预兆着丰年，使连年遭受蝗旱灾害的农民得到安乐。他那种士大夫悲天悯人的情怀，一览无余，令人钦佩。

流放儋州 乐观豁达

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四月，六

十多岁的苏轼再次遭到贬谪，这次来到了孤悬海外的海南岛。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正月，苏轼在海南度过了第二个春节，写下了《庚辰岁旦口作，时闻黄河已复北流，老臣旧数论此，今斯言乃验，二首》，尽管遭遇人生最低谷，但从他的诗中仍然可以看出，在这垂暮之年的春节里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心中想念的、惦记着的还是国家大事，其中一首写道：

老去仍栖隔海村，
梦中时见作诗孙。
天涯已惯逢人日，
归路犹欣过鬼门。
三策已应思贾让，
孤忠终未赦虞翻。
典衣剩买何源米，
屈指新薦作上元。

苏轼诗中是说，自己花甲之年，仍然独栖隔海村，只有在梦中才能与在大陆的苏子苏符相会。在天涯海角度过了多少个日子，已经记忆不清，如果要返回大陆，会高兴地经过鬼门关。海南米贵，我只能典卖衣物来买惠州何源海运来的稻米，屈指计算一下，新滤好的酒大概可以用到上元灯节吧！苏轼乐观情感展现的淋漓尽致。

也许苏轼有预感吧，五个月后，他终于获准返回大陆。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正月，在北归的路上，苏轼度过了他平生最后一个春节。在苏轼返归北上的沿路，出现万人空巷送苏轼的奇观：“拓得龙光竹两杆，持归岭北万人看。”

当苏轼北归来到庾岭上，在一家村店休息时。有一老翁听说是苏轼北归时，向前作揖说道：“我闻人害公者百端，今日北归，是天佑善人也。”苏轼笑而谢之，并题一诗于壁间：

鹤骨霜髯心已灰，
青松夹道手亲栽。
问翁大庾岭头住，
曾见南迁几个回？

途中苏轼还另有一首题诗：

斫得龙光竹两竿，
持归岭北万人看。
竹中一滴曹溪水，
涨起西江十八滩。

这是，苏轼老人在其人生最后一个春节留下的这两首富于哲理禅思的诗句，无不体现了苏轼一生的才华横溢和乐观豁达，给人们留下了春节的独特记忆，至今令人回味无穷。周